可齋續稿後卷六　　　宋　李曾伯　撰

回宣諭奏

臣十二月[illegible]亭十一月十七日申時

奉聖旨宣諭以虜寇未退相持日久令臣

[illegible]守邊不武上勤顧憂伏

讀訓詞祇增懷懼寇一日未去臣一日憂責所願督勵

邊將遠與驅逐連月於此凡所酬應蓋已陸續見之奏
申實緣敵兵勢重我師力薄雄飛始出甚銳布置諸將
在隘非不欲扼之於險捷雖屢告寇竟不免一入若使
其有重兵可調更不為瘴癘所侵固可仰遵聖諭一大
治之也此敵前者既過橫山雄飛豈容不歸保城壁繼
透鼠隘雄飛又只得亟辦備禦乃犯武緣則支徑四出
内地皆震邕州諸隘之兵致有哨隅不能入城而奔潰
向裏者雄飛亦照管不及矣以旬日前事勢委是急迫

本司雖是督促張文彬前進及令鄧進王該於來賓柳
州上下應接防遏猶幸天佑宗社將士連月戰禦彼兵
雖哨近邑城而不致攻圍雖侵入武緣而未致透漏除
前日已具申外臣二十八日夜再得雄飛二十一二十
二日公狀見得敵自武緣回頭取田路而去却未知敵
退遠近端的雄飛已摘兵戍令李安國總統前去勦逐
所願上憑國威大挫敵鋒俾之稍知懲創則為幸甚所
準聖諭知欠兵力黄州一千人在湖南可取調用臣迺

者益兵之奏正以敵久盤薄而靜江兵力不及若得朝
廷調至精銳三數千人則可以間道攻劫使敵速退今
此項黃州兵臣前已報湖南催發近得巖之書念五日
已離長沙更十日須至此到即當遣用矣今所準聖諭
令以睿意勉雄飛臣謹當恭録旨諭全文封示雄飛令
其勉立儁功上副隆委嗣有動息續具奏聞伏乞睿照

貼黃

臣照得桂去邕千里調用責任固在閫臣隨機應接

全在邊守一進一止動關安危此番雄飛應酬良亦
不易目前敵雖稍却事未可知幸而果退憂正未艾
蓋蹊徑雜出無險可恃士卒苦瘴無法可瘳纔有急
急到城望風而避又何以處此如近日南内地邕州
調出之兵有奔潰者取小路不旬日透入湖南内地
元不經由桂府若使彼兵絶踵而入則利害可勝言
哉狡謀幹腹踰二十年今越數千里而來相持連月
而必欲哨到邕之城下以覘我者其意固有在此去

恐須別作規模待之固非庸老踈謬之臣所能任也

惟陛下亟圖之

又貼黄

臣遣遞閒又得邕州二十三日公狀謂敵於十九日向慕化回已倠所遣兵勦逐其狀併繳申密院訖伏乞睿照

回宣諭奏

臣今月初四日承閤長闕德亨十一月二十二日寅時

恭傳聖旨宣諭以雄飛遣兵攻劫所望驅之遠遁仰見
陛下惠顧南鄙每食不忘臣伏讀悚懼無地寇久盤泊
境内疆吏責也臣自九月以來無日不督勵雄飛諸將
俾之併力戰禦中間倏退忽進莫測狡謀哨邕城犯武
緣勢亦迫甚自得雄飛報敵自十八日引卻未幾又傳
遊騎復來臣正疑其若非倒哨即是别有姦計設或纏
磨尚費勦逐今日得雄飛三十日午時親書見得敵騎
已回奉議諸將已分舟陸前進溪洞會合追勦數日後

須見敵勢遠近端的續具奏聞若得諸軍追襲一勦使
之懲創國之福也惟是敵兵已斡透洞隘已習知蹊徑
猶幸我師連月迫之於險未至深入今縱即遠遁愈當
關防猶恐駐在近蠻時或遊哨則嶺右自此多事其憂
未艾臣前所奏須自朝廷別作規模待之臣庸老不足
勝任矣欽宜柳三郡守臣遣當警急僭擬控陳仰蒙天
高聽畀朝奏夕報三州得此當才分任憂責臣無任感
戴之至雄飛書謹用繳進其中言武緣戍時將方文貴

等一時為敵衝散內有不歸戍所又不赴本司奔竄內地驚動人心臣雖差官趕回一百餘人猶有追之弗及者已報湖南沿江追捕及申密院乞行下矣國法軍律關係不輕此風斷不可長如有獲到所當區處押回戍所庶可戒後伏乞睿照

回兩次宣諭奏

臣今月初九日承閤長鄧克中十一月二十六日申時恭奉聖旨宣諭臣於初十日方具回奏間又承閤長鄧

克中十一月二十八日申時恭奉聖旨宣諭臣拜手恭
誦謹悉聖訓丁寧之旨許忠義敵俘敵馬之獻既不可
逆其詐亦不可墮其姦聖明之見已盡之矣臣已恭録
旨諭全文即時封示雄飛但此事前者敵尚在境不能
無疑敵今既退却自易處彼以俘上雄飛所行亦不失
先封雍齒之誼若當時給告而姑俟制司書填令其小
定續解俘獲不必遣人往取則拖行為當矣今雄飛已
發用止之無及所遣取馬聞止十餘人旦夕須見分曉

續具奏聞臣伏準聖諭官兵與敵戰於隘下雖能俘馘不能遏其進臣固嘗預於十一月初三日具奏料彼兵擁衆遠來相持之久恐其不免一到邕之城下蓋彼兵為謀既斡透此路正欲覘我夷險此當為後慮官兵雖力戰雖克捷終此衆寡不敵弗能遏之既迫近城不容不亟保根本胡世全王安仁等尋亦歸城矣武緣戍兵一部則為所衝散至於奔潰要是邊頭戰守隨機而應固難執一張文彬不能勇於進近月初已入邕矣雄飛三捷

之上仰蒙聖念俯録將士之勞將加賞功之典始催之
不及者許增繼催其條具終從其唱轉聖恩優渥無勞
弗酬以此示勸其孰敢不用命以報國但臣愚管見有
功固不可以弗論賞賞亦必有以當功吝固不可濫亦
不可也今三項之捷又有守城暴露之勞臣謂且乞朝
廷行下取具職位姓名等第自本司逐一報明後方與
降旨亦未為晚比年蜀相當國推行苦竹之賞兩次有
轉十三四官者此何以為繼一時失於指揮之快反覺

名器之輕臣為閹臣不當持此論然為國計也乞留聖
意

貼黄

臣昨日收雄飛初四日公狀報騎敵盡已入陵州裏
去見催諸郡軍深入追勦左江及武緣並無動息其
狀已繳申密院外伏乞睿照

回宣諭奏

臣今月十一日承閤長關德亨十一月二十九日戌時

傳奉聖旨宣諭以敵從小路透隘當來合關防使其於小路相遇豈不可以扼其吭及聖諭宜賓小路須有多方擺布事仰見聖謨軫慮邊鄙俾之周密臣敢不恭體但以臣前所更歷切觀敵人憑陵中國以來莫險於蜀之諸關其次如金房山險又其次如光黄諸關非無險隘而敵兵旁尋蹊徑如鼠穿穴我師遏其前彼或繞吾後類不能遏其進今廣右地勢初無十分峻險近所守老鼠隘雖有林木險坂而隘外左右皆有路徑邕州所

守調兵有限彼以大勢漫山而來故非一小路所可扼也所謂賔宜小路尤更非止一途透武緣渡南來賔即入柳桂一路也由横州透貴象徑通湘廣一路也實是地里平曠雜出如麻兵力不足以擺布此固臣寢食之所憂只得視勢所向隨機而應之今者不至深入國之福也所準聖旨既出平途只得與之決戰此疆吏之責也近自敵之哨邕臣無日不貽書雄飛勉其戰禦但每以我兵苦瘴為慮猶幸敵因連月屢挫今已退遁見調

李安國等軍糾合峒丁向前追逐旦夕必有續報載念
後敵積年謀幹邊腹事勢不輕乃者一番應接幸無踈
虞皆藉陛下皇靈遠暢臣得以苟逃曠責聖訓俯加勉
諭第切感懼之至惟是今冬之事將過嗣歲之憂方深
地利彼已習知天幸不可數恃臣之庸老技已殫盡不
亟圖回恐大踈誤臣見擬具奏所有沿江副閫之兵黄
州黄青千人已將入境旦夕至此若邕州更欲添戍便
當遣前江州謝天祐千人臣以近準密劄欲留湖南托

裏已令其申審帥司區處若更近調郴州七里義兵臣
亦闕報帥司且留其境亦緣漕司糧食有限券錢見闕
不容多費供億也伏乞睿照

貼黄

臣蒙廟堂頒下三捷功賞省劄仰見陛下軫恤將士
恩不踰時臣同一感戴見催其等第未據本州申到
臣已詳稟丞相

奏邊防俘獲事

臣近自此月以來雖據邕州申敵勢漸以退遁入陵州
以裏本司排日行下鎮撫司催促所調兵將追勦務要
敵早出境今月十四日據雄飛初九日狀并捷旗申備
據總統李安國狀申胡世全等會合諸部人馬於十二
月初一日未時在陵州小村遇敵騎大寨將士發勇勦
殺具有俘獲以勝捷告且謂勦除遠遁境界肅清是皆
仰賴宗社如天之福陛下德威暢遠謨筭折衝臣得以
苟逃曠敗實為徼幸除已備雄飛捷旗繳申密院外伏

耳臣不敢誑言也所準聖諭令那靜江精兵急往邕境極力以截臣近者警急之際亦屢欲盡遣戍兵以往却緣邕州今年屯戍萬人近又輟戍欽戴俊等部或宜張文彬部兩項往彼增戍此皆是淮兵之精所留靜江乃是沿江部湖南部共五千餘人晝夜從事浚築若以將士勞苦甚於守禦自桂去邕千里中無限隔馬路平坦使當時此敵哨定邕城突至內地諸郡既無兵無壘必皆望風奔竄若更不略留兵於桂孤注一擲前出後空

關係更是不淺桂若一揺江湖四面皆聳矣此臣所以
不敢不斟酌應接非敢留以自衛也亦非敢玩日養寇
也今幸仰憑國威屢奏戎捷敵已退遁境告肅清前項
委折自不必再瀆聖聽然利害所在不敢以已事為幸
政當以方來為憂要是廣右一邊連接心腹視三邊之
地最為重以今年戍兵論比遞年固已多以近日事勢
觀恐後日尤當益奕枰著子布置須是在先掘井救渴
倉卒決是不及近蒙朝廷調諸項兵赴援如影響之應

如火星之速非不知所感戴然皆道路遥遠止是黄青千人今日纔到静江其餘既已羈定處口劵不足以給已報湖南留之托裹臣前者亦嘗有奏備戍於嶺惟當多屯於湘既可免瘴又可省餫既可備邕宜又可備靖沅此後圖備幹腹不同往時矣敢望朝廷深入廟筭别作規模待之臣庸老弗克勝任近已控告君父矣伏乞睿慈曲從愚請臣又準聖諭吕振龍望風而懼是可罪也事定只得易之臣謹當恭禀臣前者以新守劉士龍

未到以振龍乃應飛使之權郡已及一年見諸申畫其言措置保守似若慷慨事功者遂以控告廟堂乞與爲真如士龍改除與填見闕士龍赴則令替任滿蒙公朝從之不謂振龍纔聞警報遽違前言奔竄入山三日而出十七日至二十日還固應不可使任此州矣臣本便欲徹聞緣又有象州守臣奚必勝者尤甚象比賓去邑又自隅遠不知何所聞見泛舟越境逃避空城去之象之闕守者凡十八日十一月十九日去十二月初六日還此又罪浮於振龍矣臣連

日正以此事皆難掩覆有不容避仇怨者適賓州新守劉士龍兩日前亦到靜江現催赴省劄以就銓審臣見此區處容續奏申伏乞睿照

奏賓象州守臣事

照對近者敵犯邕筦雖是十一月十一日犯武緣十三日哨邕城賴戍邕將士協力勦遏敵隨即退遁元未嘗深入也賓州去邕四程象州又去賓五程不謂賓州知郡呂振龍於十一月十七日聞警即入山至二十日還

州象州知郡奚必勝於十一月十九日徑登舟越境而去直至十二月初六日方還本州切照兩州雖皆無城無兵然去敵尚遠為郡守者正當明謹探望措置險阻糾合官民兵以守必不得已遷避使寇至猶可諒也豈應略無所見輒離官次望風而遁今雖寇去而返豈容存留振龍者雖臣近申公朝乞與為真不敢為之掩覆所合併具奏聞乞自朝廷指揮

貼黄

照得横州亦際與邕為隣相去四程城壁亦不可恃守臣劉清卿文吏也乃能屹立弗動引放水設隘以守有潰卒過之不敢侵近而去一郡賴以安堵揆之實象殊可嘉尚欲望朝廷特與量減磨勘以示奬勸
併取睿旨
回奏十二月十一日宣諭
臣今月二十四日承閤長鄧克中十二月十一日卯時恭傳聖旨宣諭知敵騎已退但狡謀有不可測所宜預

備與其禦之於境內如何卻之於隘外宜亟於隘口早下工夫斷不可容其再越隘等事臣恭準廟謨敢不遵奉近者十二月十三日十二月十七日兩蒙旨諭及此臣於回奏中亦嘗略以利害陳之聖聽矣大抵守邊之臣皆欲據隘以守止緣敵勢重蹊徑難戍兵備多力寡往往能援敵不能止敵必欲使兵力可以分布無間隙可以肆窺則非得多調精銳不可也目前憑藉宗社洪福雖幸寇退此寇既通線路愈當隄防聖訓丁寧諄切

如此臣自當恭録全文諭雄飛及欽宜融守將令各於所部諸隘預作措置以備不虞臣又準聖旨再調沿江副司二千人三峒七甲二千人入廣緣臣以敵退不敢多耗邊糧已報湖南存留或遇緊急却往取調又準密院再調兵四千人在長沙仰見朝廷軫慮心腹處置周密此項屯兵於湘實可以為邕宜沅靖兩路之備其愈於臨急遣援遠矣將士功賞已降旨揮者悉已開報續次奉申者乞賜施行臣又準聖諭安南不可不防亦須

隱然有以結其心臣恭奉惟謹近據雄飛報到敵退之後安南遣其臣段士佳者至邕探敵動息雄飛已具畧捷徑自報之數日前又據邕州繳到安南木匣移文本司欲取回李小哥并乞發一俘獲以問此蓋其欲覘我禦敵之實臣謂李小哥者元許遣還今不遣則失信遣之則其人久留於此恐泄事情只得且與存留其所乞俘獲無甚關係却不容拒絶其請見欲於邕州未解俘因內遣其一以往此亦體聖訓隱然結心之意然亦未

據橫山提舉黃燧等申敵騎已分兩路一由歸仁隘一
由峨州隘而出此皆特磨路也雄飛已差人出特磨道
體探臣亦以專差吳以忠等間道深入體探矣敵雖去
誠不敢一日忽也所有諸隘臣已屢報雄飛恭禀宸謨
亟作葺理亦報欽宜融三郡各為措置矣又準聖諭諸
隘衝潰之軍不由桂府小路透入湖南此等支徑尤當
措置控扼臣仰見聖慮申嚴備禦務欲周密但廣西與
湖南接境容旅私小路非止一途若處處控扼實難周

遍無自邕宜極邊小路透入廣西地里已自旁蹊雜出防托不盡若欲又備向裏一層支徑委無此氣力妄謂備外之責當在廣東托裏之事則在湘大抵外不可以應内而内可以應外也又準聖諭賓州柳州城池皆當修浚可委官計料所費當與科支臣近準密劄恭奉聖旨令委官相度諸郡措置城築寨隘臣已具奏申但廣西除靜江極邊凡四郡次邊凡六郡非城固不可以備敵非兵則又不可以扞城今欲議一城之築工費未暇計

須當預計一城合用之兵與糧餉守具皆合經意今廣
右兵力有限如今歲之事止是邕有萬兵僅了戰守桂
五千餘人欽宜融城皆未備兵亦不及敵不至幸耳今
欲添議城築只得審所先後次第以舉以臣管見柳不
可以不亟築賔且當以措置關隘為事兩役不能並與
也臣已劄柳州王該令速計料修築工費俟其申到當
與一面科請仍從本司且那融椿管應副與役續容奏
申臣伏準聖旨招土人為軍結蠻人為援謝濟計已到

靜江可以此事責之否乎臣仰見聖訓及此可謂詳盡
廣中屯僅有安邊一軍不及二千人往時胡穎嘗乞招
四千為額今若蒙朝廷檢照穎之元請且令更招得上
項軍二千人或更增人數並只招廣西土著分安邊作
左右兩軍廒可令分任措置城壁亦免二千人戍軍生
養之費且無不諳煙瘴之患此項取自聖旨如或可行
乞付外廷施行所有結蠻人為援此尤於廣西邊面闗
係議者正謂連年失諸蠻之心懼其為敵用不為我用

今此一番寇入諸洞不能不為敵害亦有能出力拒敵以所獲人馬來解者正當乘此結約以羈縻之臣項以謝濟為請蓋欲委以此事俟其到此便當商確行之凡此皆職分所在聖諭所謂一日之暇當做一日工夫此古人必葺之誼臣不敢不勉臣又準聖諭呂振龍望風退避豈可仗乎可別薦人臣近已具奏第賓守新任朝廷先差到劉士龍見在靜江亦已為之申審矣伏乞睿照

貼黃

臣伏準聖旨朕素眷卿遭時多艱正賴協濟奏尾所及切須忘言臣一介踈遠旁無寸援蒙陛下拔擢恩隆天地九殞不足以報當此宵旰軫慮之日豈敢不仰體訓諭實緣臣衰老日甚向者十年之前嘗病瘴於此春首被命即慮不克勝任已自致疾黽勉重來僥倖滿歲事任雖號制閫事力只是一州近因調度之間便覺支吾不去已事雖幸後慮正殷臣智力既

非强壯之時年運又臨災厄之歲不時疾作所苦頭
疼身計非所憂國事將上誤臣又有眞實之惘臣新
年六十有二臣之怙恃皆止於斯犬馬餘齡爲之凜
凜此臣所以哀告陛下也臣近者已具公奏必蒙矜
憐以臣管見桂林只須建經略仍以湖南閣臣兼制
之嚴之威略任此餘裕如向士壁朱禩孫王登精力
俱强皆臣舊僚屬並在西邊不過各相分責於內儘
可輟其一付以桂任則必可以上寬南顧臣得賴天

恩保全歸里苟或過此災年未致霣墮尚有報國之

日也伏乞睿念

回宣諭奏

臣正月初二日承苑使劉穆之恭傳十二月十八日寅時聖旨宣諭覽奏敵已退遁此正天假我以自治之歲月如興復關隘如修浚賓柳宜州城池如團約蠻丁如招刺軍士皆當日下作急圖之臣拜手莊誦仰見陛下遠慮南鄙深軫睿衷雖天顏之暫寬而日戒之益至臣

職分所在敢不恪恭如與復横山鼠隘諸關臣已屢趣
雄飛遣戍守把亟作措置如修浚賓柳宜州城池臣竊
謂賓柳兩郡恐難並役且當先柳浚築及葺理賓隘二
十八日方具回奏如宜州則城欲略展濠未浚深前者
守臣嘗升科請今當更委官同彭宗傑相度續具奏聞
如結約蠻丁則臣近奏欲俟謝濟之到專委結集如招
刺軍士則近臣奏乞檢照胡穎之請許令招募切計皆
上徹聖聽臣又準聖諭簡在朕衷惟卿是賴昨領諭旨

切須體承臣盂佩聖恩未忍捐棄豈不感戴第臣犬馬
之悃舊臘十五日已具公奏二十八日又嘗以貼黃陳
情臣正以衰老災厄弗克勝任所謂别作規模者正望
陛下改命英髦大為方略增廣封疆之力消弭腹心之
虞若止因仍已然切恐終誤乃事乞留聖意方文貴等
違犯紀律臣已收拾其部下衝散之兵二百八十七人
皆因主將不才累及士卒差人追捕文貴至今未獲仰
蒙聖旨下江閫密戒若得將來押還戍所庶可懲一而

使千萬人懼邊鄙乃幸

貼黃

臣寶祐六年分拘催到廣西買馬錢今遞已具申尚
書省除指揮科支外見在不多乃者恭準宣諭許復
馬政今專俟謝濟之到令與雄飛商確區處併合奏
聞伏乞睿照

又貼黃

臣還遞間得邕州通判趙立十二月二十五日書言

寇退後欲得撫恤溪洞消弭盜賊臣已作榜文行下
具申密院其中言頃者敵入哨廹邕城凶徒凡兩有
聞覩此雖若茫眛然敵兵擁衆來寇連月盤薄卒以
敗退此固將士之力實神明之佑也是皆陛下聖德
格天皇威制遠八公草木皆為王師有以占宗社綿
長之福未言許忠義之事前亦得之所聞未敢深信
已行下契勘李洪者至今未有歸信此事須待雄飛
申到方可憑據邕之左右兩江左則李維藩右則許

忠義皆積年兇惡之為邊梗者頃既去維藩今若忠
義果如趙立所報是又造物假手於敵然其末後果
能盡節則一是足以掩百非却須與之旌賞以勸諸
峒候見的實别具奏申伏乞睿照
奏乞叙復朱制參元官事
臣不揆凌犯輒有懇祈仰干天聽臣竊惟時事未靖得
才為難毁譽雖或出於風聞是非則固存於公論其有
近在僚佐素知材能又親得之諮詢乃尚墮於降責倘

不力為昭白是貟清明之時伏覩擬追宣義郎廣南制置大使司參議官朱文炳稟資忠純處事縝密文墨議論逈出等倫自余玠昨在淮堧已預畫諾一紀蜀幕實為元僚治法征謀多所取益亦既領州麾除漕節凡玠之始初經畫皆其賛之中間逢辰之權司晦之建閫人情危疑之際文炳傾心調協賴以帖然蜀之官民將士稱之如出一口蓋臣旬宣入蜀得於耳目所及非飾辭也近自京湖宣閫辟之參幕援夔應襄尤竭忠力臣度

嶺此來適值幹腹告警文炳在元幕又能相與籌度以濟艱危即其材略求之前後閫幕未見其比而乃以癸丑一時蜀議紛紛例遭鐫秩猶未牽復文炳但知盡力王事退然曾不及其身計臣猥為其長豈能默然且伏覩近降指揮玠已復元官思忠亦已復官與闕文炳為之賓介其可獨使之向隅用敢仰恃聖度天寬僭為控陳伏乞睿慈俯念人才之難得深察臣言之不欺特與付外廷將文炳敘復元官仍與改正理還元斷日月依

僐奉議郎廣南制置大使司參議官此非特為一司僚佐協濟之計實所以明四蜀是非之公不勝幸甚干冒
天威無任震懼
貼黃
臣竊見朱文炳元係奉議郎雖準指揮追三官元不曾被受省劄及追官告命所以今作擬追具銜其奉議元告見存文炳處併乞睿照
回奏宣諭

臣今月初十日承死使劉稷之恭傳十二月二十五日
聖旨宣諭敵既遠遁但蹊隧既開愈宜加備如關隘當葺理蠻人當結約邕賔柳宜城池當修浚民兵峒丁當教閱逃潰支徑當窒塞臣敢不恭奉所示關隘葺理邕宜融三郡聯絡諸蠻關隘不一而足前後閫臣亦非不欲措置類以地遠難於應接煙瘴難以久戍亦非蠻人所樂每至害成纔一屯兵便須給食稍失照管隨遭毀撤今經此一番寇入只得下各郡擇其緊要去處勉諭

守臣令其措置見此撿照施行蠻人結約及四郡城池之事則近已具奏今得謝濟報已過衡州臣已支送錢糧趣其來此俟到即與商確遣之往邕與雄飛謀令親出横山結集濟熟於蠻必能辦此城池則邕城已壯未備者濠及守具多闕雄飛見不輟浚治宜亦有城但前後守臣所見多異近得彭宗傑書引水灌濠似勝前時但欲展拓城堡見委官相度此兩城若自目下經理至新秋必可保守但宜以戍少費乏為請耳賔柳兩處前

已具奏惟此等工役務要靠實經久非空言駕虛可辦
只如柳州前者雄飛等相度莫不以形勢為便臣近加
體訪方知彼中江雖可恃而江岸皆石向北一面開濠
若到底皆土引江水而入深五六丈計費工已不淺而
又恐石脚則施工不易且聞環柳三百里間並無一木
植板築豈容闕此臣見作書與王該以乞申科撥為請
而未有具數纔一動手非財不行臣不免量與那兑𠊳
其計料報來續具奏申大抵興築一城池費用浩瀚非

州郡所能自辦而況於廣郡如静江築浚臣自去年四月十五日興工未嘗一日休工役猶未能辦然已約費錢一十四萬餘貫省約計二百三十餘萬有奇比之應飛任内只開得西城濠面亦自約用一十二萬貫省今却自不為虛費但以窘於酬應前雖申請未準回降此工役所以為難也民兵峒丁聚集教閲則諸州各有其籍廣民脆弱于中選擇强壯為數有限去冬邊州中亦有選摘調用以助備禦者臣皆與之權放一月錢糧今謹當恭奉聖

諭備下諸州責守臣措置所有靜江諸縣臣近亦令撿
選强壯之人以備秋防正此區處如峒丁則散在諸蠻
不可與省民比但可責令隨地自守耳所有向裏支徑
窒塞則托裏之事也付之湘閫為便臣近已奏聞矣又
準聖諭三捷與暴露賞宰臣已自行下臣已並準密劄
其三捷帳狀屢趣雄飛開具俟申到則繳聞暴露行賞
仰見朝廷軫恤士卒深入瘴鄉特加優異三軍聞之已
如挾纊謹當索取帳狀續次繳聞又準聖旨劉雄飛一

畨酬應亦合酬之此事臣已曾禀及丞相今所凖指揮
將士一項之賞有轉五官者若該重疊立功則賞不為
薄雄飛主帥自宜加優臣近得其初三日書似其意不
能無望欲望聖慈特與於已降旨揮之外於遥郡團練
上與轉一階庶可稍酬其勞將帥遠入瘴鄉委是不易
如淮東諮議李安國自横山歸一病竟不可為見戍者
能無寒心建康都統朱廣用自夏徂冬寒暑董役於桂
其勞苦有甚於邉戍静江一城近已整頓日勝池州都

統鄧進戍於融柳一病幾殞始者在桂亦有浚築之勞
如士卒均行暴露則二戎帥又當乞自朝廷稍示旌別
各與進職許忠義雄飛書中具言其詳侯其公狀申到
續備繳聞乞與旌勸不當復問其前過也李洪十人已
歸幸無疎虞前者塡告一事臣非有他故特以當時待
忠義且當少存此耳臣所至於諸將但欲其共濟國事
何敢以此為異也臣伏準聖諭謂臣氣數正佳切須自
強仰見陛下愛臣如赤子所以勉厲者備至臣亦豈敢

自隳實以平昔聞諸術者皆以為今歲不利而又㕘之怙恃之年衰病之態以此恐誤委寄用瀝血忱以告陛下敢祈聖念臣男杓又蒙聖諭俾催領事臣左右無長成之子亦無朋友之助本不可輟其往正以君命再三非小臣所當累辭免令於歲晚前去抵戍矣惟慮其魯鈍弗克負荷已戒之廉勤盡心職業竊惟一門父子頂踵聖恩未知將何以報惟有一忱感戴之至伏乞睿照

貼黄

臣所收雄飛書謹用繳聞其中謂鐵板文恐聖聽欲
知其說敢併以一本繳奏併乞睿照

回宣諭奏

臣今月十七日恭承閤長劉導正月初三日申時聖旨
宣諭如興復關隘窒塞支逕結集峒丁招刺官兵與夫
修築城池等事兩嘗宣諭未見回奏可趁此暇時早作
區處臣恭稟聖謨見皆隨事區處昨於十二月二十八
日正月初三日兩次具奏度已上徹睿覽內修復關隘

一事昨日得雄飛條畫公狀申見得已委官措置臣更
當催趣招刺官軍一項昨已奏聞外但纔一招募即須
計度券食臣於今日已專具公狀申省密且乞照胡穎
元請添招安邊二千人然券食等費已不貲俟得指揮
即當招募施行賓象兩守臣十二月二十日已具奏申
難與存留見俟回降賓守擇用良將誠如聖旨緣廣中
目前亦難其才新任劉士龍乃右科人却亦曾在襄陽
高達幕中與聞邊事今恐只得且令其赴工俾之措置

關監彼鑿振龍前轍必知馳勵伏乞睿照

回奏宣諭

臣今月初二日承苑使劉穆之正月十八日申時傳奉

聖旨宣諭興復橫山老鼠諸監責之雄飛不容緩令排

日催之臣敢不恭奉自去冬以來每蒙聖諭俾令修葺

諸監皆已節次貽書雄飛勉之近得其書見分委措置

亦甚留意又準聖旨浚築柳州城池葺理賓州關監須

是守臣得人此等備禦工役全在郡守誠如聖諭柳州

浚築已屢催王該計料工費用度以憑備申科撥本司
已嘗於椿管錢内那撥俾令下手續當奏申賓州則呂
振龍既去不可闕官正守劉士龍既見在静江只得且
令之任却擇近郡武將與之兩易臣已稟丞相乞早處
分又準聖諭宜州展濠之事臣見其所畫圖本其城北
面倚江其向南一面新濠頗較近放入官坡之水貼説
云瀰漫一望然只是濠外又作一壩亦不言丈尺濶狹
見委官相視併當催令措置矣又準聖旨結約蠻丁屬

之謝濟可善御之臣已深會聖意濟到此數日其所請
差兵校支錢物悉如其意付之俾令先到邕州與雄飛
商確却親過橫山招集諸峒遣探敵情如闕隘之未葺
峒丁之未團令其從長區處已再三面諭令佐雄飛之
所未及亦不敢聽之自專也其人却是熟於蠻事用得
其當則亦不為無助招刺軍士已準省劄行下臣當一
面委官措置但招到一軍即有一軍之費如衣裝等下
券食皆不可闕也已具申朝廷矣方文貴者乃以畏縮

退遁不足深慮已令戎司多方追捕矣買馬一事臣自
去冬準宣諭許復舉行已嘗報雄飛但常年買馬正在
春夏之交目前非惟未有此項錢本而諸蠻因去冬一
番寇入亦未還定臣已恭録去冬宣諭面授謝濟令其
親諭岑邈輩許之今冬無寇擾則來春互市然本司却
當今歲預辦買馬博易錢粮鹽錦續具奏聞臣又準聖
諭令勉犄預辦防秋之計則一勞可以永逸可將朕意
勉諭雄飛臣衰老弗勝重寄雖已屢陳一日必葺則不

敢弗勉併已節録所準聖旨於初二日緘示雄飛俾令

遵奉矣伏乞睿照

回奏宣諭

臣今月初九日恭承苑使楊端朝正月二十六日未時

恭準聖旨宣諭措置關隘委之各郡守臣恐其不作緊

須從制司專官守待乃可臣近已恭禀指揮邕州則專

委謝濟及制機趙立宜州則見差待功人新辟安遠縣

楊涇兼本司僉廳就往權宜州通判欽州則見委本司

準使趙崇賁融州則委元係經司機宜見辟本州通判
劉寅祖令各任責催趣措置矣臣又準聖旨結約蠻人
責之謝濟事成當有厚賞可以朕意達之臣昨日遣謝
濟行間遣準上項旨諭即恭示之勉其向前辦事矣濟
之一行本司給費亦自約該十萬緡蓋非空言可使也
又準聖旨邕宜城池聞已有任責者而賓柳亦宜早辦
但賓守尚闕人卿可遴選以聞臣竊見邕城見今雄飛
日在上頭督工此自能任責宜城則彭宗傑近申城南

一邊雖已引水作壩尚費工役今見令楊徑往彼相視
催趣柳則近方申到計料合用錢米臣初八日已備申
朝廷科請雖見令王該一面與工人力事力皆有未至
本司只得且與隨宜應接若欲了此城壁蕞爾之州難
以驟責其成向後只得俟春耕後起鄰郡之夫以助之
賓州則臣已嘗具奏且當措置關隘守臣乞自朝廷以
賓廉兩易伏乞早賜頒命又準聖旨峒丁隨地自守還
可伏乎臣竊惟峒丁非寇敵也議者每謂廣右峒丁欲

資以為邊城戰禦此則不足恃然糾合得宜則免為敵
用姑令自保巢穴亦可羈縻為籬落聖訓所及可謂洞燭
邊情矣又準聖旨窒塞支徑在湖南者責之湘閫在廣
右者今臣任責臣敢不恭稟但沿邊蹊徑非止一處窒
於此或通於彼委費人力只得於關隘上用工夫敵有
所後顧則不敢輕入見不住催趣也雄飛鄭進朱廣用
俱蒙聖慈俯從愚請特加旌擢雄飛數日而進兩使必
以為喜李安國贈恤之典尤為異恩仰惟陛下留神彊

場有功者必酬効節者必勸聞者誰不奮勵以思報稱
許忠義果如邕州所申則所頒賞典尤足為溪洞之勸
臣以武者尚有疑焉已密諭謝濟審探侯得其的却以
省劄付之其部曲有立功人併當陸續聞奏諸峒圜視
關係者大不容不審臣又準聖旨招刺官軍宜速圖之
臣見委制參朱文炳制帳都統朱煥提督措置但纔一
招刺即有等下劵食之費已申請於朝乞亟賜施行鐵
板文但亦據雄飛所繳天祐國家顧符其讖雄飛已備

示諸蠻峒矣臣兩日前據鈐轄楊鏞於浚濠岸傍得一
古鏡於夫丁其文尤異亦吉兆也已納之丞相矣又準
聖諭新春光陰迅速備禦工夫當以刻為歲令臣勉之
臣恭奉惟謹惟是司存草創地分綿濶常懼照管不到
只靜江一城根本所在見責宋廣用浚築數月猶未圓
備日夕為之憂勞近準密劄差調廣用恐又妨廢此役
臣已申廟堂當如所調兵數令鄧進總之以行必以奏
聞臣蒙恩遇自當竭力第衰病勿克勝任比以再疏控

告君父實出由衷倘令復恃僥倖終恐疎誤惟陛下亟
圖之

貼黃

臣竊照瘴鄉風土惡弱重以幹腹之擾委非善地近
諸將俱蒙搉擢稍應其心近雄飛亦為通判兼制機
趙立有請欲得轉告朝廷乞與陛帶朝蹟臣因思奉
命捄閫此來亦既踰年幕中宣勞之士畧未稍有搉
别每聞荆淮官屬連除朝蹟臣輒愧見之如豈涯以

臣自前月十七日宿瘴發作今雖漸退手弱不克執筆
以書首乞原赦臣所準聖旨已恭奉施行別具回奏外
臣敢恃君父如天在上輒瀝哀悃臣衰老再入瘴鄉知
勤王事雖病將半月職業所在日委幕屬區處其有稍
涉緊要即勉酬應目前雖可苟存喘息然深慮瘴勢荏
苒尚費調理已具公牘乞從休致竊照廣右地分綿濶
兵備素虛臣雖經理朞年而人力事力有限布置不去
常懼乏絕先朝狄青孫沔入廣或用荊湖南北宣撫或

用湖南江西安撫兼制然亦不過一時禦寇留可不久今臣冒焉受任始以湖南兼司此來繼雖叙閫而錢糧甲兵多藉湖南之力近者朝廷命元樞建宣威事體又與前日大異以臣愚見桂林建閫莫若於曾任經略見在宣幕如姚希得者俾之易命此來庶幾與宣威脈絡貫通緩急可以相應如糧運之趲發兵戍之通融錢物之那撥皆可近懇之宣閫而免費朝廷之應接此表裏相資之便也臣雖以病丐去而拳拳之獻忠不敢不為

處合設陷穽郡守闕人處不可不早擇關隘已壞處不可不早修臣伏讀聖訓仰見睿筭深長宵旰不忘邊鄙之意如邕州則城已圓備惟舊濠高下淺深濶狹不等鎮撫劉雄飛見行開浚日有規程宜州則以山城不可恃今增修舊城增甃樓櫓亦既麤備守臣彭宋傑近又展拓濠外向南一帶復引官陂活水豬成夾濠工役見此趣辦融州則新城已自畢工惟甃開濠河工力浩大累狀申乞科降未下欽州則介在海濱城壁素惡守臣拱

呂振龍罷斥之後見委新守往視安城臨關等處為措置山寨之舉上項六郡凡可施工用力處本司排日不住催督但各郡非以無兵告即以無錢無糧告竊照廣右素無重兵去秋屯戍共不過二萬四千餘人除節次逃亡并近調往京湖往黃平及雷廉化州水軍官民船放令拆洗外見今靜江浚築城池總僅五千千邕戍不滿七千欽戍不滿二千宜戍不滿一千二百融賓則直至秋冬隨緩急而那輟柳則僅存五百版築方興近只得

於邕戍抽摘一千人以應其役戍籍單疎實難分布秋冬間止有民夫可以隨處貼助春作惟時各已歸業捉衿肘見所以倍費區畫外如把截支徑築圍堡設陷穽修關隘浚鑿設險張疑設伏雖本司先已行下諸郡作急隨宜措置今又憑藉皇威申飭諸郡俾之益加遵奉如郡守之當擇莫急於上項六郡今各有其人矣團結民丁則不住行下諸郡催促於已團人數內選擇以貼助備禦但見今農事方興未容調用未見人數招集蠻

丁則見遣謝濟往邕筦令與雄飛商確為可行可伏之計又準聖諭如弓弩火藥划車砲具排沙串樓一應軍需有無欠闕仰見陛下軫念遐荒注意經武無一不關聖慮廣右承平日久不知兵革前時經司所備不過徭峒自比年幹腹之議浸急方始講明備禦旋買軍需旋刱作院裒集諸色工匠通不滿百人窮一歲之力能辦幾何以之了靜江一城之用猶且多欠實無以應屬郡之需聖諭如排沙串樓有城壁處豈容不預為之備除

本府極力規置見採伐到大松木二萬條椿頓城下及
節節行下各處一體預備誠不敢以事緩而忽又如夜
間諜謹烽燧皆邊臣之責也尤不敢一日不加之意重
念邊防急務惟兵惟財兵既不足財又匱乏鑿空創始
每切寒心凡力所可為固當勉强殫竭力有弗逮只得
控告朝廷除已備録聖旨全文行下六郡各令恭奉自
三月為始將一應措置事宜逐月具實供申以憑類奏
伏乞睿照

回宣諭奏

臣今月初八日方具回奏遣遞之後承閤長王仲珪二月二十六日午時恭傳聖旨宣諭節次諭臣築城浚池等事臣已逐一恭奉奏陳外今準聖諭民丁可以托裏蠻丁可以禦外籍民丁其責在制閫結蠻丁其責在郡守皆在制閫究心則民丁峒丁皆吾兵也今臣照節次指揮疾速施行臣仰見陛下周防邊圉曲盡宸謨敢不恭體申嚴勉厲講畫以圖上副委寄但言廣右邊備者

必以民丁峒丁為說非一日於此其實嶺民脆弱非比
西北二邊人可為兵蠻丁散在諸峒此可以使之自為
防拓民丁籍在諸郡此則可以揀擇助用然皆非得官
軍料率平時縱籍其數臨時難恃其力今準聖訓臣即
當備錄以報諸蠻丁則令各與結約使隨地備禦民丁
則令邕宜融三郡照去歲印歷飛差官所揀之數邕州
計一萬二百餘人融州計六千二百餘人宜州計七千
三百餘人委守臣更加精選於內抽摘以備秋防起調

惟是廣民非但脆弱生理亦瘠薄纔一調集即廢本業官用給以資糧非比京湖民兵以苗頭起差而民可辦有總所口劵而官可供前政經畧所以嘗有錢糧之請蓋民非食不飽兵非財不行緩急固不可以空言使之也臣去年屢嘗見之奏疏矣無所聞三郡前此所揀之數止是泛然於短中求長十選四五有謂未可以為强壯者大率多無常產半是游手一日不可缺食臣去冬邊事緊急之時如融宜欽皆有調到民丁或千百人貼

助城守臣皆嘗與之權放以劵一月或兩月寇退即止
此策須是朝廷推而廣之則方可責州郡以措置閱集
不為虛言臣近以靜江十縣嘗籍民丁口數雖亦八萬
餘人中間强壯者亦自有限臣因思今修築新城通舊
城周圍十里萬一有警非軍兵二萬人豈足以守去年
多事時屯兵不滿六千一時亦欲呼集民丁貼助而散
在鄉落朝求暮趁未易號召而集臣今未免取上十縣
稅籍倣京湖民兵之法每有稅錢四百文者則起一丁

名曰義士隸在制帳戎帥大略倣軍制差頭目立隊伍
農隙有兵事則調無事則從便生理其合起者與免諸
項雜役其稅錢不及四百文者免起見令逐縣區處鳩
集從本司置籍給榜發下約須可得萬人上下惟恐擧
行之始非人情所便未必及數亦恐未必人人可用然
雖不可驅之而戰儘可藉之以守向後行之有序亦可
倣而行之邊州俟今秋籍到人數方敢見之奏申止是
大略計約三月調用之費錢米亦自不貲司存且猶無

力措辦況諸郡乎實欲辦此一事須是朝廷做淮西半年軍每郡歲與科給錢糧三兩月靜江以萬人邕州五千人或三千人宜融欽各二千人有警調用則支無事則不許支破是亦京湖義勇上邊照帮生券之例此實經久可行之策臣以上闕國用未敢見之申請耳乞陛下留神幸甚如蠻丁則人數實難稽考口券只得從其自給此却難以輕易行之也臣又準聖諭蠻長未有官者補以官資許之世襲已有官者與之循轉仍厚支鹽

錦以結其心臣謹遵奉睿旨恭録付雄飛遵照奉行乃者寇入諸峒一番應接有立到功績雄飛申到蔣賢德等九名填補官資臣已盡如其請逐一遵照使宣指揮填給真命付雄飛給付近已申朝廷矣日者謝濟之行臣已面語其策今與雄飛商略當不靳賞費務令結約正合今來廟謨所授度其必能辦此也臣又準聖旨令秋防拓仍當於横山之外置隘則是捍敵於藩籬之外臣亦已恭録付雄飛遵奉如横山之外若縮勒隘龍塘

隘峨州隘小綰隘亦自不一雄飛亦見委官措置臣當併劄委謝濟同共相度區處矣朝廷所遣監封樁庫柴士表今月初九日已入靜江府界旦夕一到邕州亦可促之必不敢以具文應俟有合轉聞事件續次具奏

回奏宣諭

臣三月初二日承閤長劉導恭傳二月十七日聖旨宣諭近日特頒手札且降諭旨秋防之事令臣體悉作際施行臣三十日已具回奏所題實廉郡守兩易仰蒙俞

聖旨宣諭宰臣以臣所進古鏡綴徹睿覽即其文義將
見皇天福緣禍因之應此聖德感格之一也固不但為
嶺右識而已所準聖旨諸州各委一官版築畢功當賞
臣仰見陛下不靳恩賞以鼓舞奔走之士目前諸郡修
浚靜江者新城修築漸已就緒舊城罅隙亦不輟措置
比之去秋已大不同見趣朱廣用趁此稍暇極力了辦
但守具緊多未免窘用邕州則城壁已固宜融亦已有
城但各處濠河增浚費工各郡守見不住趣辦邕州尚

有朝廷科降可以那應惟宜融向來科降皆已支盡小郡全無事力臣契勘融州有續撥漕司錢二十五萬十七貫已於內撥十五萬付融州十萬付宜州且俾之應手支用已具公申欽州則尚未有處所有各州委官當遵
聖旨恭奉施行矣謝濟一行之費蒙賜科給出於望外柳城及新招軍券食俱蒙
聖諭悉如所請仰見
聖恩撫卹不間荒遠之意臣比以一倅兩幕容僭干
聖聽茲蒙
聖慈並許除擢顧臣遠戍罔功每以職業相關數有塵

瀆何所追戾仰蒙聖度如天計行言聽臣未知何以稱
塞惟有感戴又蒙聖諭陛下以秋防非遠拳拳顧憂寢
食靡寧俾臣加勉臣敢不恭體朝夕必葺邇者雖一病
兩旬職事所在未嘗敢廢今幸賤軀有向安之漸所慮
宿瘴有復作之憂近疏祈憐必蒙矜惻臣惟引首以俟

乾隆御覽之寶
[illegible]

可齋續藁後卷八